

亨嘉五论

卷四

汉字正见

◆ 王文元 著

關斯否屈屈
妙勛兩于于
令生皆眾足
在亦續鞞瑜

王文元撰并书 壬戌年冬月 藏書軒 書



中国档案出版社

亨嘉五论 卷四

汉字正见

王文元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前 言

汉字是世界上惟一存活数千年的文字，文言文是世界上惟一历经数千年一仍如旧的文体，中国经典是世界上惟一无须借助专家就可理解的文献，中国历史是世界上惟一以一种文字书写的历史。

汉字不仅用于信息传递，还用于信仰，用于形而上学，用于审美，用于教化，用于凝聚民族精神。这一特征在汉字起源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世界上古老文字或是源于物件记事，或是源于符号记事，或是源于图画记事，一般三占其一二，只有汉字占全。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惟我独尊的霸气。

以涅槃缙缙黑于涅，以字造景字美于景。御汉字可以无轡而乘云，无足而骋风。物象因汉字而姚姚，汉字因文言而幽幽。文言文以少博多，气如良驹，为世代华人所钟爱。华人因之而文质彬彬。

司马光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鉴。汉字即“明鉴”。山孕天，海孕日。天之宏构，地之蕴积，人之灵性，道之浑沌，都在汉字这面镜子中显现无遗。通过汉字能够清晰地看到华夏民族则天顺时的宇宙观、唯人为贵的人生观、与美俱居的审美观。

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写作不惟重要教化手段，亦人生价值所在。司马迁把人生概括为立德、立言，立功（曹丕将其简化为立德、立言：“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

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平庸之辈“立德”难免谋虚逐妄；悻直之臣“立功”难免功败垂成。惟“立言”不夷不惠，既可信又可行，给士大夫提供了穷工斗巧、竭智悉能的契机，吐其欲吐，抒其欲抒，其乐泄泄，不可名状。

汉字至少有五千年历史（甲骨文就有三四千年历史）。1987年5月，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贾湖发现了刻有笔画符号的石器，次日在编号M344的墓葬中又发现刻有眼形符号的龟甲，与殷墟甲骨极其相似。这说明，有可能早在八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使用文字了！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都比汉字的历史短得多，英文只有七百多年历史，而且是由德国的乡村俚语发展而成。对比这些事实就能明白西方列强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了——标高遭嫉，火烧圆明园就是为了泄其妒火！

文化分为有形、无形两种，汉字属于无形文化，这种文化，列强搬不走毁不掉，倒是中国人自毁之。带头人为胡适。

他们博得“思想斗士”、“自由先驱”、“学贯中西”等赞誉，玩笑开得着实不小。在他们的蛊惑下，好端端的道德文章之邦变为虚无主义的地狱。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字母文字笔误亦妙，墨汗亦美。在他们的蛊惑下，中国一下子由擅长写作的民族变为欧声欧气的应声虫！

中国人尊胡适而不再敬孔孟，写西洋小说而不再做道德文章，趋附时尚而不再研读经典，崇拜洋学而不再开设私塾。洋人所教，言听计从。中国的文化辈分由彭祖骤然降为三岁稚童。中国文化“脱胎换骨”，活蝶变为死蛹，机趣与高雅尽失。

崇洋媚外事出有因，华夏文化染病有日矣。去病者，针砭症结或辨证施治皆不失正途，未见割首以治头风剜心以疗心病者。华夏文化染病，不求施治，而割其首，剜其心、居心何其毒也。

鸦片战争以降，世变亟矣，中国与西方列强角力屡败，逐渐丧失自信，洋奴才乘时因势，发出诡异之论，把中国走霉运归罪

于汉字，扬言欲摆脱被欺辱的命运必须将汉字“拉丁化”。1891年，逮至今日仍有影响的“汉字拉丁化”运动拉开序幕。这一运动的中心思想是实现汉字革命性改造——把方块字改造为字母。始作俑者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张。1892年，卢懋章步其后尘，在《一目了然初阶》中全面阐述了切音理论。宋、卢的主张得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物的认同。康有为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必简”的观点与“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书写“中国名物”的设想。梁启超不像康有为那样激进，他主张汉字与切音字（字母文字）并存，如同日文汉字与假名并存（可能与梁启超懂日文有关系）。谭嗣同与康有为一样，主张使用拼音文字，他在《仁学》中提出“尽改象声为谐声（拼音）”。王照也是拼音文字的积极鼓吹者，受日文假名影响，发明了中国式假名。其志颇高，企图让中国式拉丁文始于己。他公布了《官话合声字母》，初稿49个声母，15个韵母，后修改为50个声母，12个韵母。

汉字“假名”改造未获成功，然而这并未让发誓消灭汉字的人死心，胡适接其踵，发动了一场旨在取缔文言文的“文学革命”。发动者深知，除汉字难，诬汉字易。所以借助“文学革命”极尽诬陷汉字之能事。名曰“文学革命”，实则“汉字革命”，因为胡适的最终目标是取缔汉字，把汉语改造成富于词尾变化的文字（参阅胡适《中国古典文学论集》）。

风起于上波必动于下。留洋八年的“大学者”慷慨陈词，加之陈独秀、钱玄同等有影响人物的附和，已经丧失民族自信的中国人迅速变心易志，大骂起汉字来，神州大地涌动起一股诋毁汉字的逆流。被诋毁的不仅文字，还包括蕴积丰厚的国粹：孔孟之道被讽为“僵尸”，诸子之言被视为“清谈”，庄子楚辞被贬为“赝品”，诗词歌赋被喻为“玩物”……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联想起扬雄的一句名言：六国蚩蚩，为羸弱姬（六国纷扰相争，只不

过是为秦取代周而效劳罢了)！国人鞭挞汉字，客观上是在帮助西方语音中心主义者迫汉字于穷地，致使“欧洲中心主义”不惟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也把语言文字囊括进来，从而构筑起地道的欧洲霸权——到那时也许中国人真的会沦为文化奴隶！

胡适本意是取缔汉字、代之以洋文，由于同伙反对才迫不得已取其下策——解构文言文，让白话文一统天下。胡适的这个目的基本上实现了，莫说文言文，连诗词都被欧化，成为分行写的散文。中国人写作不再徵圣宗经追求历史感，不再铺采摅文追求形式美，不再平仄对仗追求自然律，不再文质彬彬追求君子风。木死青去，文失花颜。汉字改易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庸俗取代高雅，市井取代贵族；下里巴人取代阳春白雪；具体取代抽象，小说取代诗赋；长篇取代短篇，数量取代质量；内容取代形式，随意取代规则；时尚政代永恒，物质取代精神；置换取代渐变，现代取代传统；实用取代审美；“洋”取代“土”……华夏文化品位急速下滑：抄家多了，写家少了；“写”书的多了，读书的少了；清谈的多了，实干的少了；附庸的多了，思考的少了；治“术”的多了，治“学”的少了；快餐多了，美食少了；赝品多了，佳作少了。

华夏五千年文统，仅由一根吹之欲断的游丝连缀！国人不扶之，不日，丝将断矣。

不由得想起郑庄公虐待母亲复归孝顺的故事：

郑庄公与母亲姜氏不和，将母亲放逐到城颍（今河南临颍县西北），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然而，郑庄公失去母爱之后越来越感空虚，终于后悔，但不好意思让人看到他出尔反尔，于是掘了一条地道，在地道中与母亲见面：公人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左传·隐公元年》）

春秋典故，可供隅反。但愿那些诋毁谩骂过汉字的人最终后悔，掘“地道”与汉字拥抱，像郑庄公那样作赋排遣怅思；疾雷过后，其月必皎……

王文元
丁亥岁初

目 录

前 言	(1)
汉字赋	(3)
燕瘦环肥,方圆难周	
——汉语利弊说	(11)
忽兮怛兮,索解无从	
——论汉字功能的多元性	(31)
骋意为辞,正反成章	
——汉字创作之趣	(49)
言难摹道,然可造美	
——走出老子审美乌托邦	(63)
世远莫见其面,觚文辄见其心	
——驳文言文死文字说	(75)
秋兮秋兮,将如兰何	
——文言文铭	(91)
山水能言,自有公断	
——文言文与白话文	(103)

天赐大宝,岂容易哉

——诂汉字拼音化…………… (117)

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读图时代的到来与形而上学的没落…………… (133)

俯仰盛衰,倏忽旦暮

——从民族主义到虚无主义…………… (147)

欲简弥繁,欲速弥迟

——有感于简化字…………… (161)

虹假于色,思托于翰

——斥“脱文字”…………… (173)

人瘦可补,文俗难治

——汉字媚俗必无善终…………… (185)

妄立中心,离本弥甚

——《普通语言学教程》批判…………… (197)

跋…………… (251)

后 记…………… (253)

附 录…………… (254)

儒居中庸，道释在端；美居中庸，天地在倪。余之汉字观以反道正佛为宗。庄子曰：“辩不如默，道不可闻”、“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故“绝筌色”，“灭文章”（《庄子·胠篋》）。后人多效此构。释家扬言“以无言之言詮言绝之理”（释澄观《华严经疏钞悬谈》卷十），“从初得道，乃至涅槃，不说一句”（释澄观《华严经疏钞悬谈》卷十六）。日语心计，不宜唇齿，与鼠窃同。梦求酒饭，思得毛嫫，可得乎？近世以还，索绪尔语音中心主义逞能，语言学家宗之，危害尤烈。还汉字正见，匹夫之责也。

汉字赋

初，混沌开而汉字生。不知其母，托仓颉氏以使其有宗。或可备一说，然不足信也。

汉字奇也乎，奇不可说。听之耳惊，视之心动，思之神摇。物色之变幻，天地之气象，无不求其征。汉字灵也乎，品物难匹。物象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汉字无常，遇能者而见其灵，遇愚者而示其拙，如百里奚，常智于此而愚于彼。汉字妙也乎，众妙难及。死生契阔，祸福休咎，皆在字中。卷展字活，诵之心伏，读之解颐。汉字能也乎，永锡华裔。汉字造圣人，后人徵圣立言，遂有传统。由斯观之，非因有汉人而有汉字，实因有汉字而有汉人也。

亡汉字心物诚不能互映。汉字之箭无远不及，可说可想可视可触者皆人其彀：自然之性，造化之功，理性理智，感情感知，古今之事，功过是非，大小非靡，汉字征之。鉴往，识今，抒怀，离骚，制经，撰集，建业，书史。昔轩辕居于“中”，以“中”名其国；尧舜尚德，以德名其政；帝王尊天，以天名其尊；僚动辄罪，以罪（通“臣”）名其职；周公得禾，以禾名其书；老子传道，以道名其说；孔子曾儒，以儒名其学；孙子善兵，以兵名其术；汉武得鼎，以鼎名其年；子长著史，以“史”名其作……如此罗列，三日亦难尽什一也。

特类异族，本不相慕，然域外称善汉字久矣。耶稣会传教士

白晋氏、李明氏皆慕向汉字者，以为汉字乃上帝所赐“初民语言”，惠中国而泽四方。初，人造“城”与“巴别塔”而怒上，上将人驱散为七十一支（另说七十二支），令各说各话，以钝其能。华人沿用“初民语言”如旧，异族多用表音文字。自斯始，中国文学辉煌，他族莫之能追。造化专宠汉字，故赋汉字万千形态也。

文字百种，惟汉字以“表意”为能。寰宇之内，可颀颀汉字者，苏美尔之楔形文字、埃及之圣书文字，然皆死，惟汉字经沧桑仍活。华族历千年而不离析，推汉字凝聚之功也。设使其亡，“中国”不知几国置鼎、几部称族，断难聚而坐大、势成泱泱豪国。再者，华夏百姓，喜移风，尚易俗，自古好变。其风物百十年必有更替，以至衣无华人之服，膳无华人之食，乐无华人之曲，住无华人之居。文明虽成一统，然无恒物证之。惟汉字考考，华人依汉字守德以固，文化恃汉字立言以传。

文言文置汉字于雅境，糅杂多为一统。炎黄子孙，口虽俚语，书则雅词。口俗笔雅，遂有“口”、“书”二体，各行其道。神州地广，各操方言，字落纸帛，差异立除，地无分南北，人不论东西，琅琅而诵，并无阻滞。言吐各属一乡，书契则为同族。何者？汉字栖于文言，得其所也。夫文言文体，其“文”灿灿，其“质”玄玄。习其规则，用之如履平地。若夫西文文献，传百年读之必涩，汉字文献，传千年读之犹畅。四海之内，读千年者，惟汉字文献耳。汉字之于华人犹舟之于爱斯基摩人、马之于鞑靼人也。言华人传统由汉字而来，虽不中的心，必在靶上。

汉字立而历史生，历史生而文化繁，文化繁而民族衍，民族衍而蛟龙生。华人向以龙自况，吾亦以为是。龙本神物，时腾跃天衢，时韬光养性。世人皆以为华人似龙，故以龙喻之。此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教华人以能者汉字也，汉字者龙也。先有文书呈龙蛇之状，而后有龙也。写文章，吟六吕，屈伸吐纳，腾

骧隐形，沉思凝虑，遥接万里。文字无翼，无翼而飞；词章有容，有容乃大！鼓官宫动，鼓角角动，得美之真；与风停歇，与波上下，中道之的。物华之实，冥想之虚，皆为汉字所容。比芳茵无以显其瑰丽，喻琼楼无以示其堂皇。老庄以汉字齐物，孔孟以汉字养心，班马以汉字治史，三曹以汉字“经国”，李杜以汉字弄才，韩苏以汉字造美，雪芹以汉字呕血……此皆汉字之玩家也。文化、品性、审美、好恶皆系于汉字。吾族之国民性，有汉字而后始然耳。所谓字如其人也。华人之道德、追求、审美、价值无不假于汉字。中国士大夫以写作试高下，强西人以“角斗”定输赢者多矣。

汉字饬人以教化。道德隐于其内，教化显于其外，人因之齐，物因之美，族因之昌。立德而后立言，沐浴而后写作，此乃“汉字教”教规也。文字铺陈而道德立，文采成章而教化显。怀文抱质岂为独步当朝，悬梁刺股皆为芳名永驻。

汉字教人以仙术。以汉字为坐骑上可抵天池，下可达地府；大触弘字，小人无间；显则有形，隐则无迹；张则腾骧，弛则如睡；乐则凤鸣，悲则龙吼……一字一天象，一象一精灵，一灵一性格。

天地存乎太虚，立乎阴阳。太虚存，阴阳立，而后万象生：苍苍山峦，泱泱河川，莹莹冰雪，岚岚雾气，蓊蓊林木，灿灿花草，嶙嶙巨石，凶凶走兽，朗朗乾坤，英英人物……无不入汉字视野；望远伤怀，登高流盼，悠悠归古，飘飘登仙，捩腕抵掌，吞吐山河，思来不竭，兴往不尽，感物思人，涕流滂湃……有不以汉字收束者乎？

呜呼！大千万象，貌相声色，目可视之，耳可闻之，肤可感之，无汉字不能定乎形，寓乎状，存乎心，传乎史。由此观之，汉字诚治虚愈幻、还浊于清之灵物也。字入目，目传心，心丰而满，犹食物充于腹。

戊戌以降，时局陡变，国人因兵败国衰恨及文言，遂废除之。此举殃及科举、私塾诸文化形态。数千年汉字统绪戛然而止，倏忽之间，口、书合为同物。国人学西文而得其藩篱，弃文言而失其精华。学仙不成反而速死，美文饥荒生焉。

狂潮过后，异象必出。今，白话独霸文坛，俯仰之间，是非已颠。怀璧弃璧，捡拾土缶。身为灵长，守情不如丹顶鹤，忠贞弗若信天翁。悲夫，无言而有愤焉。然洒泪感喟、顿足呼天而不能回也。

白话体直捷简明，适于科学论文。然科学不能覆盖艺术。艺术须乘文言之龙，以屈伸腾跃。文言白话，各擅胜场，理应同存。文言无立锥之地，传统赓续则难也。非吾恶白话，自有其重弊也。以白话沟通声气，堪；以其作美文，难。盖因白话重于表音，轻于达意也。华夏美文不能栖于白话，犹鸾凤之鸣不能合于子规也。

悯英华之殒落，怅文言之远逝。游鸿独吟，孤鹤寒啸。吾之悲状，不可名也。翻阅古籍，回眸前尘，汉字何其辉煌。复观今之文章，缺文少采，贫滋乏味。文言已成忆乡之客，惟我痴之，颠似儿时游戏，游时乐极，待如鸟兽散，黄尘曝日，定睛再观，子子一人矣。

思美人也，过度必癫；弄汉字也，人情必狂。吾喜洋洋则馭汉字，擅翼云汉，冲入天衢，以星为弹，以月为弓，以日为鸟，弹射玄鸟以为嬉，兴致酣极，无与伦比；悲戚戚则隐身藏形，遁入地府，阎罗狰狞，群魔乱舞，刀山火海，惨象割心，目不忍睹。每每笔罢良久，吾方神清，汉字弄人乎！

余深感汉字之奇，以为造化之宏、乾坤之险弗若汉字。常以汉字为戏，乐之不疲。弱冠以降吾常出入经史，游息诗赋，从无

怠意。春日动人七情，汉字摇人魂魄。吾爱汉字，甚于红妆；思极则读，渴极则写。任世风变迁积习不改焉。

癫狂而后，惘然不已，故撰此赋，以抚胸臆。短笔秃毫，欲述神龙之能；浅智褊能，试彰汉字之妙。难矣乎？愿虽难达，虔心往之！

丙戌仲夏

